

人物 面对面

傅丽云 pohih@sph.com.sg



这次的专访极具挑战性。从事儿科专业近40年的何乃殷医生已受访数次，要找一些较特别的问题问他，还真不易。

何乃殷现为新加坡中央医院荣誉资深顾问及导师、小儿科及新生儿儿科医学顾问，也是竹脚妇幼医院儿童发育部高级顾问医生。

访问前，何乃殷指出，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跟他接受过的访问有些重复，然后电邮一堆资料和论文，要记者准备，还说见面时要考记者。

面对如此认真的医学教授，着实吓了一跳。访问当天，只抛了一个问题给他：有哪些您想分享，却从没记者问过的？

接着，何乃殷就口若悬河，说了足足三个小时，也忘记出考题的事了。

何乃殷是新加坡大学医学院（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）1973年毕业生。1981年获共和联邦奖学金，到堪称世界最大和最先进的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医院学习一年。

推出跨学科围产 追踪高危胎儿发展

当时，新生儿科刚开始发展，该医院也是首个用呼吸机治疗早产儿的医院，按成人疗法估计要孩所需的氧气。

“氧气过多过少，都可能造成新生儿瞎眼或脑瘫。上司很好，带我去看了出错的个案，避免重蹈覆辙。这种不隐藏失败的学习过程很好。”

回国后，他在亚历山大医院继续工作。那个年代，体重少过一公斤的婴儿存活率是零。

他找到麻醉师搁置的一堆过时呼吸机，然后动手改装，尝试使用再慢慢提升，累积不少照顾早产儿的经验。

1986年调到中央医院时，他领导设立新生儿科部门，扩大新生儿科的范围，与妇科医生携手照顾孕妇和胎儿的健康，推出跨学科围产（perinatal）概念，并追踪高危胎儿的发展。

1988年，政府探讨如何系统化诊断和照顾有发育障碍的孩子。卫生部部长召集儿科系主任，结果资历最浅的他，接到烫手山芋，硬着头皮接下重任。

1991年，何乃殷获卫生部资助，在新加坡中央医院设立儿童发育评估诊所，邀请心理学家、语言和物理治疗师等医疗人员参与评估工作。

从儿童发育诊所 发展到儿童发育部门

他一边做新生儿科医生，一边管理评估诊所，还系统化地收集“学前儿童发育障碍”数据，一根蜡烛两头烧。

1997年，诊所搬到竹脚医院（竹脚妇幼医院前身），改名“儿童发育单位”，2005年再改称“儿童发育部门”，从一个小小的诊所，发展成今日有超过100名员工的部门。

何乃殷坚信一步一脚印，脚踏实地终有回报。2003年，当局终于给了他真正的名分——卫生部儿童心智发展计划主任，也提供更多资金，让他壮大计划。

除了参与卫生政策的策划与决定，何乃殷也协助卫生部制定新生儿科护理准则。

1990年代，全国四个新生儿强制检测中，听力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（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）这两个检测，就出自何乃殷的主张。

栽培无数小儿科医生的何乃殷指出，每个进入儿科的医生，都必须做“全天候”的儿科医生，先利用六年时间让自己成为全面儿科医生后，才真正专研特定领域，比如小儿肾脏科、小儿糖尿病、小儿心脏科等。

他认为，现代孩子的健康问题与过去大不

访儿科先驱何乃殷医生 让孩子健康起跑 冲到“各自的山巅”

新加坡儿童会副主席、热心公益的何乃殷是本地知名儿科医生，为医学专业做出极大贡献，获奖无数，也是继被誉为“新加坡儿科之父”的已故黄学文教授之后，本地第二名儿科医生获颁“亚太杰出儿科医生奖”。经儿童会推荐，何乃殷教授今年国庆获颁公共服务星章（勋条）BBM(L)。本期《人物面对面》专访何乃殷畅谈新生儿科专业及儿童受虐及被忽略课题，也对教育制度、家长和育儿之道表达看法。



同，出现的疾病有时太复杂，儿科医生不可能什么都懂，但也须做好准备。

未来一二十年 须注意儿童慢性病等问题

谈到儿科未来发展，何乃殷认为，未来一二十年要注意的问题，包括儿童时期出现的慢性病、发育障碍、学习障碍、行为和情绪课题、虐待和疏忽问题，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引起的病症，比如肥胖。

他也说，如今儿童各种病症的死亡率很低，不能作为监测儿童健康的敏感指标，所以须制订新指标，例如社区如何为母亲和孩子提供全面照顾。

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变迁，新的问题如青少年自杀率、沉迷电子游戏，提早涉入两性关系等一一浮现，他称这些新挑战为“现代化的悖论”（Modernity's Paradox）。

“这些已不仅是医学问题，也涉及教育、社会、社区福利和法律，大家必须共同面对、齐力合作才能解决。”

长路漫漫，30多年在儿科界发挥主导作用的何乃殷，持续向不同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叩门，希望把医学、教育和社会支援网等结为一体，变成一个学前提早干预的生态系统。

他指出，未来儿科和儿童医院有三大要旨：将保健提升到真正的健康（包括身体和精神）、把提供素质服务提升到提供增值服务，以及从医院扩大到社区。

新加坡儿童会副主席何乃殷医生（前排左一）出席2009年青少年中心（裕廊）的Youth Gig活动，与青少年打成一片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

带头印制宣传单 提高人们关注受虐儿童

预防儿童受虐和忽略照顾，远胜儿童遭受肉体和精神创伤后，才提供援助，这也是新加坡儿童会积极倡导的工作。

何乃殷说，多年前，医院的医生即使看到疑似虐待事件，也只是推荐给社工跟进，往往无能为力。

1981年他到加拿大儿童医院受训时，紧急部门就有全球首个侦查虐待与忽略照顾儿童的SCAN（Suspect Child Abuse & Neglect）团队。

他当时就想，回新后要为受虐儿童做些什么。1986年，新加坡福利理事会（国家福利理事会前身）就全国关于虐待和忽略照顾儿童课题，展开全面检讨，时任新加坡儿科学会主席何乃殷及新加坡儿童会都参与其中。两年后，何乃殷成为儿童会会员，随后担任“虐待与忽略照顾儿童常务委员会”主席。他指出，受虐儿童课题也牵涉法律，福利机构的能力有限，无法介入家庭，社工当时也没受过严格培训。

为了推展预防信息和提高人们对儿童受虐的意识，他带头印制宣传单，并向接触儿童的护士、医生和教师展开倡导和教育工作。

比“谭校长”年长两岁 所以“永远27”

“我是谭校长，永远27，所以也不可以问年龄。”

记者申诉两名女受访者拒绝透露芳龄时，何乃殷回复的短信这么说。

难道年龄对男人也是敏感话题？

“谭校长”指的是香港男艺人谭咏麟，但谭校长不是“永远25”吗？

想了一想，才觉察何乃殷的幽默——他比谭咏麟年长两岁，生日都在8月份。

何乃殷为人和善风趣，充满年轻人的热忱，深受医学生和同事爱戴。他循循善诱，2010年获颁全国卓越临床医生导师奖。

牛车水长大 成绩名列前茅

或许，他常常与幼童打交道，尚存“孩子气”，还保留几分童真。

排行第六的何乃殷，与七个兄弟姐妹在牛车水一带长大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他玩耍的地方是后巷和小游乐场，跳进沟渠捡羽毛球、与不同籍贯的孩子打弹珠、学踩比自己还高的脚踏车……长大一点时，到牛车水联络所看黑白电视、学打乒乓、看高手下象棋，旁听讲古佬说书。

何乃殷成绩名列前茅，在养正小学念书时，多数教师是来自中国的大学生，以粤语授课为主，但教会他做人的道理。他是第一届小六离校考试（PSLE）毕业生，进入公教中学

时，原本操一口浓浓的粤腔华语，后来慢慢才把口音纠正过来。

“上了医学院，才开始习惯用英语交流，但常用错词句和文法，给来自纯英校的同学笑。”

“他们其实都很好，大笑后会纠正我。每次交功课或向医学教授汇报，我都要预先一番功夫准备。”

谈到双亲，他说，每个做孩子的都希望能让父母引以为荣。“我老爸的希望是我们小时候走在街上，别人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子，但我们长大后，他走在街上，别人指着我们，说是某某人的老爸，令他骄傲。”

但何乃殷说，这是无法实现的事，因为父亲已离开56年，就在新加坡独立几周之后。

“他也不知道我进了医学院，当了医生。”

以尊重家人为由，何乃殷只“讲古”，不愿多聊家人的事。

根据之前媒体报道，他妻子是前新闻工作者，两人育有三个儿子，其中两人是医生。

记者好奇问说，妻子是否当年因为访问认识他，后来才共结连理？

“孩子们也问过我们。我跟孩子说，爸爸在车站丢了一本书，你妈妈来追我。但妻子告诉我，是妈咪丢了书，你爸爸来追我。”

语毕，哈哈大笑。

所以，哪个版本属实，孩子至今尚无可考。

鼓励学业较逊色小患者发挥所长

新加坡教育体系多年来逐步改革，从一座仅供精英攀爬的珠穆朗玛峰，演变成山峦叠翠，孩子的选择更多，可在不同领域各展才能。

何乃殷说，建国初期，政府只推行纯学术性的教育体系，这样的体制当时有用，因为有特定目的，可培育一批能干的人。

“少数到达山顶的人会嘀咕，我是最厉害的，因为你们蠢，才跟不上我。”

“这些变成精英的人，有时会忘了成功路上帮助过他的人；而不能到达的人，又会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人。结果，社会差距就形成了。”

他指出，如今，人们觉察到把每个人都放在同一条学术跑道上是不行的，所以发展成连绵山峦，并且能站在每个巅峰各显神通。

“你能去的那座山，虽不比珠峰高，但到达那个山的顶峰，也是卓越的成就。”

他常常告诉学术成绩较逊色的小病人说，不会读书没关系，可以学一门手艺。

“如果你炒糗条，炒得很厉害，那些开名牌车的人，就会排队跟你买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做电工，我家的灯坏了，也会付钱请你帮忙啊！因为我不会换灯泡。”

“把一门手艺掌握得很好，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。”

何乃殷接触这些学术成绩不尽人意的孩子，“他们都不傻。我常跟这些孩子说，最重



何乃殷医生日常除了忙着照顾小病人，还要给医学生讲课、到卫生部和慈善机构开会等。图为中央医院新生儿科加护病房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要的是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用，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用，就真的没有用了。”

他跟念普通课程的学生说，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念中学，都是标准的五年，而新加坡是把中学课程缩短成四年的快捷课程，就让学生去考O水准。

针对育儿之道，他常说，不是做家长，而是当家长，“有担当，负责任，才是真正的家长”。

男女方各有不同成长经历，育儿方法不一。一些没做好当家长的准备，包括经济基础，就产生各种问题，包括虐儿事件。

包容社会从小做起

一些家长不愿孩子跟“差”的孩子一起玩，这无形中灌输“势利”思想。

何乃殷分享，一名母亲跟他抱怨，孩子跟差的同学在一起，没学到什么东西。他听了，就去幼儿园看看。

她的孩子坐在角落，正教导动作比较慢的同学，但“孩子很高兴，因为他当老师了”。

何乃殷说，我们常常讲包容的社会，其实各族小孩子的学前教育中心，就能体现这样的精神。

小孩来自不同种族和宗教，从小就接纳彼此，成为朋友。

“这些都是从小开始的事情。孩子小时候没分别，而且会互相包容，会教导和接纳你。我在学东西，有人教我，我不会被遗弃。”

▲全国四个新生儿强制检测中，听力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这两个检测，就出自何乃殷医生的主张。他不仅为医学专业做出极大贡献，也积极参与慈善事业。（特约摄影伍书永）